

新闻分析

“百年老店”戴维斯杯改革后将走向何方?

拿下通往冠军的最后一分后,克罗地亚网球名将西里奇高举双臂,站在皮埃尔·莫鲁瓦体育场的红土上,迎接团队其他成员上前拥抱庆祝,“这样的胜利有些特殊”。

西里奇提及“特殊”,是因为他与队友赢得了现行赛制下的最后一届戴维斯杯团体赛冠军。有人更是表示,这是“真正意义上”的最后一届戴维斯杯。

自今年8月获得通过以来,国际网球联合会(ITF)力推的戴维斯杯改革方案引发的争议声不绝于耳。国际网联希望通过改革,提升网球密集赛程中戴维斯杯对职业运动员的吸引力,可很多选手对此并不买账。



改变赛制缩短周期,吸引力能否获提升?

改革方案确定自2019年起推行。改版后的戴维斯杯将世界组主客场制改为总决赛赛会制,周期由跨越整年改为一周。

职业网球运动员的赛季通常从首个大满贯赛事澳网前开始,直到11月中旬年终总决赛过后结束。11个月时间,运动员不是在比赛,就是在飞往各地比赛的途中。

戴维斯杯现行赛制下,世界组16支队伍通过分散在全年的四轮比赛决出冠军。面对密集赛程,戴维斯杯的赛期安排着实犯难,四个比赛窗口通常为2月、4月、9月和11月。

改革后的戴维斯杯分为预选赛以及总决赛两个阶段。24支队伍通过2月的预选赛决出12支获胜队,携手上届四强以及两支外卡队伍,共18支队伍参加11月的总决赛。

戴维斯杯改制后由五盘三胜改为三盘两胜,总决赛集于一地举行。前两届戴维斯杯总决赛将在马德里举行,2019年比赛时间确定为11月18日至24日。

国际网联的初衷虽好,却或面临“现实骨感”的困局。首先,一个赛季下来,疲惫的运动员有多大意愿再出战戴维斯杯。

杯,要打上一个问题。其次,总决赛期间,队伍夺冠前需在一周时间内参加五场比赛,对运动员体能的考验并未减少。

网坛两大机构角力,并存能否走向融合?

一部分人不看好戴维斯杯改革后的前景,原因还在于男子职业网球协会(ATP)在今年年终总决赛期间推出另一项团体赛事——ATP杯。

ATP杯由ATP与澳大利亚网球协会共同推出,确定自2020年起举行。相比戴维斯杯,该项赛事“讨巧”之处在于赛期的选择。

ATP杯被安排在每年1月举行,与戴维斯杯只相隔六周。两项男子团体赛事颇有分庭抗礼之势,也是ATP与ITF之间的角力。

ATP杯更加吸引职业运动员的地方还在于参赛队伍将获得ATP积分,这是戴维斯杯无法给予的。认为过多团体赛事不利于网球运动发展的焦科维奇随后就为ATP杯站台。

对于网坛这两大机构各自赛事的未来发展,国际网联主席哈格蒂不感到担忧,他也不否认两项团体赛事未来进行合并的可能性。

哈格蒂上周末在戴维斯杯期间表示,与利益攸关方探讨了举办一项所有人共同参与的赛事的可能性,“是否有一条合作共进的途径?”他还表示,相关方会在明年1月再次就此进行讨论。

争议与抵制声中,新版赛事能否突围?

国际网联通过戴维斯杯改革方案,背后有着西班牙足球运动员皮克创立的Kosmos公司的大力推动。国际网联与Kosmos签下一份为期25年、价值30亿美元(1美元约合6.94元人民币)的赞助合同。

不过很多运动员还是表达了质疑甚至抵制新版戴维斯杯的观点。刚刚输掉决赛的法国队就集体发声,双打好手埃贝尔将今年赛事称为“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届戴维斯杯”。

有人反对赛事改革则出于一种情结。今年戴维斯杯是诺阿最后一次以法国队队长身份参加,曾三次带队夺冠的他当着哈格蒂的面表达了对改革的厌恶与沮丧。

焦科维奇倾向于ATP杯,另一位名将费德勒对戴维斯杯也不感冒。“瑞士天王”曾表示,一名足球运动员涉足网球领域,感觉有些奇怪。

拥有118年历史的戴维斯杯处在改革的十字路口,何去何从,留待未来检验。

据新华社

遗失声明

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人员执业证遗失

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containing names, IDs, and other details for lost licenses. Includes names like 王燕杰, 李海斌, 张瑞祥, etc.

广告